

《殘樹》讀後感

楊宇青

《韓素音自傳》將作者個人成長經歷和婚姻經歷融入到了近代中國歷史中，以點帶面地寫出了中華民族辭舊迎新的艱苦歲月。因為作者雙重的文化背景，所述內容既有主觀感情，又有客觀見解，是一部瞭解中國文化的珍貴資料。

在《自傳》第一冊《殘樹》中，作者談到了其家族的歷史及其父母相識相知的經歷。特別是中西兩種文化的碰撞所發生的事情，對作者性格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正如序言所說的：「作為一個歐亞人，介乎兩種文化之間，我在數十年生活中比多數人更深感其相互的匯合與促進。」¹

《殘樹》第一部分講述了作者的家族歷史：周家是廣東客家人的後裔，遷到四川後慢慢興旺起來。父親周映彤到歐洲留學遇到了一位比利時姑娘，即作者的母親馬格里特。

書中說到：「我的祖先姓周，原籍廣東省梅縣，全縣都是清一色的客家人。」

² 客家是中原漢族南遷到閩粵贛交界處形成的民系，保留部分中原風俗習慣的同時，也具有了很多特色文化。要瞭解作者思想的形成，當然就要對客家有一定的瞭解。

「客家婦女個子高，骨骼大，說不上很漂亮，心直口快，年紀大一點的老太太喜歡爭論，愛嘮叨。既然她們的胸和腿都不受拘束，所以說話也痛快，這一些都是由現實生活逼出來的，也就世代代一直延續下去，成了寶貴的傳統……」

³ 這裡說到客家婦女沒有纏足束胸的習俗，主要還是由於客家人所處的地理位置

¹ 韓素音，《殘樹》（北京：中國華僑出版社，1991），頁 1。

² 韓素音，《殘樹》，頁 19。

³ 韓素音，《殘樹》，頁 23-24。

有關。客家聚居地都是一些群山環繞的地方，生活條件艱苦，顯然婦女纏足束胸是不能很好生存下去的。

作者還在書中提到，家族遷到四川平原後，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，「他們已看不上梅縣那種長一雙天足，勤勞能幹的姑娘。他們的新娘都是小玲瓏，面色白嫩，小腳伶仃，足不出戶的美女。」⁴

第二部分講述的是作者父母回國前後關係發生的變化，以及作者小時候遇到的人和事。

回國前，因為還沒進入到中國傳統家庭，沒有儒家禮教的束縛，作者父母親是非常幸福的。可他們對未來美好的願望，在回國後遇到了種種挫折。

「一個兒媳婦應該做或能做的事情馬格里特一概不會做。她不能忍受整天被關在家中足不出戶的滋味。在家裡最遠只許走到第一個院子，去二十步，回二十步。家裡實行最保守的閨訓。」⁵ 前面已經說到，作者的家庭已經是富裕人家，傳承了嚴格的儒家禮教，就算是中國女子，也有很多不能適應，更何況是一個比利時姑娘。作者的第一段婚姻，其實也遭遇了類似的問題，就是人們根深蒂固的對於傳統女性的認識與婦女本身個性的衝突。這個矛盾在作者身上更為突出，因為她想成為真正的中國人，得到中國人的認同，不能像作者母親一樣一走了之，而自己的個性又讓她做不了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賢妻良母。這種狀況，直到作者獲得第三任丈夫的寬容和理解後才得以改善，終於恢復了自我，而又有了中國人的認同感。

客家人的歷史和作者的經歷告訴我們，所謂「傳統」，是可以因時因地因人而改變的。婚姻裡的男女之間，變的是愛的方法和形式，不變的是尊重和包容，

⁴ 韓素音，《殘樹》，頁 27。

⁵ 韓素音，《殘樹》，頁 312。

這也許就是「持經達變」的真諦吧。

然而，中國文化的糟粕，並不會因為中國的國際化、現代化而迅速改變。近日的一則新聞讓我們看到了此問題的嚴重性：「瘋狂英語」創始人李陽的美國籍妻子李金因不堪家暴起訴離婚。

我們都或多或少接觸到了李陽的學習方法和學習精神。他還經常給家長演講，介紹家庭教育。然而「萬人師表」卻公開表示結婚只是為了研究家庭教育而做的一個實驗，三個女兒只是實驗品；甚至「聰明」地為自己尋找著價值支持，說「大男子主義」是中國文化，堅持「家暴有理」。⁶ 為了事業不顧家庭，乃至把女性當附屬品，這樣的「老師」，即使實現了「讓中國之聲響徹全世界」的夢想，⁷ 也算不上真正的成功，因為失去人文精神的「中國之聲」，並不會得到世界的尊重。

熱愛中國文化，不是一味地抱殘守缺，而是通過與西方文明的對話中不斷更新自我而又不迷失自我。

⁶ 呂頻，〈李陽，請別再傷害妻兒〉，載：新京報網站：
<http://www.bjnews.com.cn/opinion/2011/09/27/153340.html>。

⁷ 〈李陽老師簡介〉，來源：李陽瘋狂英語網站：
<http://www.crazyenglish.com/portal.php?mod=view&aid=292>。